

落叶之美

■孔明

每年暮秋，我从大明官国家遗址公园上走过，总看见秋风在扫落叶，保洁员也在扫落叶。保洁员很敬业，最见不得落叶，也眼尖，看见就抱了扫帚奔去。黄叶一时纷飞，扫帚就一阵狂扫；不断地纷飞，就不断地清扫，在路边扫成堆。我不理解的是，铁栅栏门常年关闭，栅栏上爬满红叶，红艳艳的，像火一般热情，惹得路人忍不住注目礼，多美！即使红叶飘落一地，也与栅栏上的红叶浑然一体，那是一幅画的动漫嘛，并不碍谁眼、脚，更不碍环境卫生，为何要挥动扫帚，非要将上边红叶拍落，再将下边红叶扫荡无遗？我驻足观赏时，那扫帚会停止发威；一见我转过身去，那扫帚狂拍如旧。有路人见我困惑，就一边摇头，一边解释：“理解吧，她也是为了一劳永逸！”她呢，恨不得一夜间叶落尽，往后呢，省力又省心；我呢，毕竟是路人，不能和她计较，只能理解万岁，万岁，万万岁！

想起了童年。霜降以后，草由衰黄而枯白了。沟里、洼里，崖埂、坡埂，柿子树叶全红了。刮了一夜风，就惦记着去搂柿叶。背个篓，或挎个筐，拎个竹耙子，三五玩伴结伙而去。立在坡埂，愣一会儿，才会奔树下去。为何要愣呢？因为眼前的情景太美了，美得不知道该如何形容了！并不理解那叫景色，或端直叫秋色，只是觉得这色不比那色，长大后才明白这色叫秋色，那色叫春色。不一样就是不一样，满地的红叶叠加堆积，就像遍地火焰，随风起落，就像火星飞动。片片红叶圆满，不能说漂亮，只能说完美，就不忍心去搂了。也没法搂，柿叶会被扎进耙刺，扫起来极不顺手，不时地要清理，反而耽擱工夫。娃们就扔了耙子，改用棍子去扎了。无须约定，很自然就比赛起来，看谁扎得又快又巧，扎满一串，扔进篓、筐里，再折一根细棍子。先扎密集的，再扎散落的，扑腾一会儿，地面就基本上被收拾干净了。

篓、筐放满了，不急回家，开玩。柿子树上总有柿蛋儿未

落，霜红剔透。若是孤零零一个，悬在最高处，那是故意留下做“引蛋”的，据说来年结的柿子更繁、更多。若是不止一个，那一定是遗漏了的，正好打牙祭。娃们的心思总是奇妙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，觉得没意思。自己眼尖，盯见树梢上有一颗柿子红得惊人，那就要设法摘下来。那经霜打红透了的，放到嘴里一吸溜，甜丝丝地钻进肚子里，美滋滋的。谁盯见并不能算是谁的，谁摘到手里，那才叫“战利品”。总有胆大的，一身匪气，出溜爬上去，身轻如燕，小心翼翼接近，稍不留神，枝丫晃动，柿蛋儿随时都可能落地。柿蛋儿到手了，仍不能大意，必须用心拿捏，恰到好处。攥紧了会稀烂在手里，攥松了会掉落地上，也是个稀烂。整个身子谨小慎微地离开树枝，双脚轻轻落地，那“战利品”才会完好无损。谁拥有了“战利品”，谁在众玩伴眼里就是“幸运儿”。

我的故乡多槐树，坡叫槐树坡，沟叫槐树沟。槐荫春夏，不见坡，亦不见沟，远望一色绿，说是绿海有些夸张，说是风景名副其实。秋慢慢凉，叶慢慢黄，坡慢慢疏，落地的黄叶慢慢多起来。秋老虎纠缠，沟、坡始终覆盖了绿，人眼就恍惚，怀疑夏日折返回来了。忽一夜降温，那绿叶还在树上，只是顿失生机。娃们调皮，给树身一脚，就有绿叶哗啦飞落，用手接住，轻轻一握，哇，粉碎了。赶上哪一日风大，眨个眼儿，树枝成了光杆杆，干叶落了一层。如果娃们不上学，就去槐坡、槐沟搂槐叶，搂回家喂猪。如果槐叶枯黄，又经了雨淋，猪就不吃了，只能当柴火，冬天煨炕。

一年深秋，我放学回家，赶上故乡刮风，刮得天高地旷，眼界豁然开阔。一路走，一路白——被刮白了。落叶不悬空纷飞，就贴地旋飞，有的飞高，有的飞远，有的在起落中飞舞。洼地、沟渠和路边都集聚了厚厚一层落叶，真想当下就搂回去。仍长在地里的包谷秆儿东倒西歪，直立不倒地在风里瑟瑟发抖，挂

在秆儿上的叶儿迎风呼啦，像无数的小旗帜，随时都会挣脱。被砍了的包谷茬儿白花花，拌住了被风吹动的豆叶、树叶、包谷叶。地里仍有零星的绿色点缀，昭示生命的倔强，最多的是蔓菁，多半自生自长，绿绿的，与季节抗争，如果不被割去，就等着被雪覆盖了。我惊奇蔓菁的顽强，忍不住就驻足，盯上多半天，心里不可能无动于衷。如果是豆子地，豆子被割，豆根仍在，满地的豆茬，裹挟着豆叶，不让离去。凹凸不平的地里，凹处几乎被豆叶填平。就惦记着，回头去搂。

刮一场风，树上少一片树叶，地上就多一层黄叶。村里房前屋后、旮旯拐角，有大树巍然屹立，就有黄叶铺满一地。只要我路过，必行注目礼，拂不去心头的情绪，说不上惆怅，也说不上失意，就觉得有一种难言之隐，还捎带着一种莫名其妙的凄美。年少不知愁滋味，那情绪肯定与愁不沾边儿，却分明有一种吟诗的冲动。这样的情绪未被岁月稀释、冲淡，反而在心田上生根发芽、开花结果了似的。有一根心弦极度敏感，只要看见落叶，哪怕是落叶图画，甚至是关于落叶的诗句，我都会骤然间心潮澎湃，不能压抑。我敬佩所有的落地黄叶，它们历经了春夏，躲过了风吹、日晒、雨淋，直到秋尽，倏地变黄，黯然离开梢头，回归土地，与树根团聚。被扫去的落叶是孤魂野鬼，唯独归根的落叶才叫入土为安，才叫寿终正寝。一叶知秋，这才是秋的应有之义：赞美风景的时候，应该感念每一片落叶，而落叶之美，美在抱团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

名家专栏

张家堡——我可爱的家乡

■田香蕊

哑柏镇端南方2.5公里处，东西绵延着座齐坎儿土塬，从西往东雄踞着四个村庄，最东边的那个村庄，就是我的家乡——张家堡。

打记事起，家乡张家堡就镌刻在了我的脑海里。一条不足二百米长狭窄的南北向丁字街道，居住着45户、400口人家，高高的城墙，深深的护城壕，护城壕内树木茂密挺拔，城墙上草木丛生，俨然绿色屏障，雨过天晴时，水蒸气在林中蒸腾，笼罩了整个村庄，走在城壕边，随手可触的树木露珠在叶尖上一闪一闪，晶莹剔透。村西城墙外约六十米处，在通往塬下的“大坡路”南端口，居住着一户田氏宗族人家，与田家堡接壤，我们把那里叫“胡同”，那户人家我们叫“胡同爷家”；村西南三百米处，居住着四户王姓人家，我们把那里叫“王场”。这两处独住的居民，与村子中间隔了远远的田野，孤零零地被边缘化了，犹如两个孤岛。村北门外有棵老皂荚树，树身粗壮，树冠庞大，枝条茂密，夏天我们会光脚爬到树上，坐在树杈上乘凉，甚是惬意。

村里人大都土墙蓝瓦房，年久的房子，斑驳的

墙皮，“瓦壳落”里长满了苔藓杂草，下雨天，雨水顺着瓦楞滴滴答答落下，我们叫它“房檐水”，会用水桶、瓢、盆接下，用来洗锅洗衣。因为处在塬上，吃水很不方便，村南头有口水井，辘轳上缠了厚厚的几层绳索。印象中，村里人都在天麻麻亮时就去排队绞水。有一年，村里来了钻井队，在村南边打了眼机井，管辖着田家堡、张家堡的农田水利灌溉，人们基本解决了靠天吃饭的窘境。

冰心曾说过：“家是什么，不知道，但烦闷、忧愁都在此中融化、消失。”是的，纵然门外寒冬如雪，门内也是春风暖意。姐姐在县城上班，每每带我去那里玩，待到第三天我就心慌，哭着要回家，想家的那种感觉无以言表，哼，尽管你那城里繁华，也留不住我归家的心。

对未来的憧憬永远是人们前进的动力，越来越多的人走上了经商之路，农田也慢慢种上了经济林作物，猕猴桃成了我们这儿的主导产业，其经济收入是种庄稼的好多倍。

家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人口也增加了，由原来的一条南北向丁字街，发展到城外的新堡

子，丁字街的顶端街道往东西延伸，连接了孤零零的“胡同爷家”，丁字街也被南北打通，向南新盖了三条街道，细看，这条南北大道连通着新老三条大街，活脱脱就是一个端正正的“丰”字，这种默契神奇得让人咂舌！是呀，丰收、丰年乃是农民祖祖辈辈的祈盼，这个“丰”字，承载了家乡人莫大的期许！自来水进了家家的厨房、卫生间，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，曾经的土木柴房已不见了踪影，一辆辆汽车成了家家必备的交通工具。

近几年，政府大力提升农村基础设施建设，村里安装了路灯、修建了群众活动室、文化广场，有爱心的乡村游子村里建了个“泽明书院”，留守儿童在书院老师的指导下学习书画，家乡通过这个窗口，给孩子们传承书画艺术。

三十年沧桑巨变，我挚爱的家乡，田园里猕猴桃连片种植，待到秋收季节，一颗颗果子挂满枝藤，果味随风弥漫。我挚爱的家乡，那里有我的快乐童年，那里有妈妈每每送我们外出时驻足张望的祈盼，那里有我儿时和玩伴嬉闹的影子，那里，有我美好的回忆……愿我的家乡蒸蒸日上，愿家乡人民幸福安康。